

01 騎鐵馬

游勝榮

「阿公，行啦！咱來去騎鐵馬，好毋？」自歇寒到今，攏無出去行踏。趁今仔日天氣袂襍，我出喙就招阿公。阿公掙開窗仔門，探頭看看咧，隨就應好。伊講臺北的下冬天，若欲無透東北風閣有出日頭，這誠僥倖呢！年欲到矣，阿媽愛摒厝內袂當去，賸我佻小妹和阿公，一行三名，即時就起行。

躉過飛行機場、阮學校、九號水門，閣去就是河濱公園矣。遮我熟甲若咧行灶跔，免講嘛摺做頭前，直透共拚去。來到水門外，倒幹欲去社仔、干豆，正手并會迴松山、南港。阿公問阮講：「欲對佻一并？」我心肝內想講：有通出來就足暢矣，平平是騎車仔去佻攏嘛好！隨就對正并共幹過。沿路干焦懸懸的圍牆仔，閣漆一寡尪仔圖爾爾，無啥通看，我煞愈騎愈緊。到甲松山，就淡薄仔會喘、跔原仔會痠。阿公講：「小歇咧，先淋一喙仔滾水！路閣較遠騎久嘛會到，毋免拚遐雄。」講一下我歹勢甲，就按呢攏勻聊仔騎。

南港這節，沿路攏靠倚佇溪仔邊。按遮看過對面并，有一粒低低仔的山，像塗崙仔懸爾爾，毋過樹仔發甲足茂、足青翠。有幾隻仔白翎鷺佇遐巡咧巡咧，沿路咧討食，小妹看甲煞愣去。阿公講彼搭本底是一粒十外層樓仔懸的糞埗山，內底 li-li-khok-khok 逐項有。了後市政府才共糞埗攏重

僥起來揀過，有的燒、有的埋，有的閣拈起來。繼落去地塗、種樹仔，才變甲遮爾嬌。彼當陣佇糞埗堆內底，閣嘛篩著一寡古早物和銅仙仔、龍仔銀都有呢！愈聽愈心適，阮兩個都市恁聽甲耳仔覆覆，攏毋敢相信這是真正的。

騎到盡磅，遮有誠濟毛蟹，走出來漉糊糜仔頂懸咧曝日花仔。便若看著人影就隨覘入去塗空，一時仔才閣趨出來眙咧、眙咧，若像佻人咧覘相揣，看著誠古錐。

南風微微仔吹，時間恬恬仔過，看範勢嘛欲倚晝矣，阮毋敢閣延延就隨騎翻頭。轉來到厝裡忝是忝，毋過誠樂暢，耍甲真歡喜。頭拄才我有影著電視咧報講明仔載嘛是這號天，這逝路有影袂襍，毋知恁會想欲去無？

02 豆花公仔

陳秀菊

「豆花！豆花！」淡薄仔梢聲閣透濫一寡外省腔，逐工天欲暗的時就會出現佇巷仔口，彼是我讀小學的時足愛聽著的聲。對放學到食暗頓猶早咧，等阿母工課做煞才煮暗，七點外食飯是誠四常的代誌。所以阮阿母三不五時仔就會買幾碗仔豆花，予阮這三个枵饞的囡仔食，會當做四秀仔兼略仔止枵一下。逐改阿母攏叫我去買，因為常在共伊交關，就按呢和賣豆花的阿公愈來愈熟。逐擺咧買的時陣，我會順繼佢伊加講兩句仔話，知影阿公已經七十外仔外矣。伊十六、七歲仔就做兵，對烏水溝彼引綴軍隊那相戰那撤退，落尾退來到臺灣。三冬後，就佇遮娶某生囡、釘根生淡，共遮當做是伊的第二個故鄉。

到今猶咧賣豆花，是為著欲改善規家伙仔的生活。聽講伊有一个囡自出世跤手就小可仔各樣各樣，無法度去食頭路趁錢。大漢囡是做塗水的，攏是買人家穡仔咧做，工課嘛無誠齊勻。所以繼續賣豆花加減仔趁，通鬥相添厝內的開銷。

上歡喜的是見擺我去買豆花，阿公攏會加斟一寡予我，伊呵咾我是一个好笑神閣有禮貌的小姑娘仔。有一工伊雄雄問我講：「會當叫我阿公袂？」因為阿公仔干焦生兩個後生無查某囡，嘛無查某孫。我應講：「愛轉去問阮阿母。」

隨窻倏走轉去問。阿母笑笑仔共我講：「好啊。」自按呢我就改喙叫伊「豆花公仔」。有一改豆花公仔相連繼規個月無來賣，無通食著甜閣芳的豆花無打緊，煞會煩惱伊是毋是破病矣？抑是發生啥物代誌？上艱苦的是對彼陣開始，我就毋捌閣再看著伊矣……。

對豆花公仔有一種誠特別親切的感覺，伊的豆花食佇喙裡綿綿綿，有淡薄仔甜甜閣清芳的滋味，仙食嘛食袂癢。食的時予我足貼心的幸福滿足感，就若親像見擺咧食蒜頭阿公紮來的甜路全款的滋味，毋但甜閣芳，嘛有若像阿公對阮的愛恰疼惜。雖然這是囡仔時的代誌，時間嘛過遮久矣，毋過想著的時，全款是甜蜜閣歡喜。